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——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

THE
PASSAGE

末日之旅

系列

引路人

[美] 贾斯汀·柯罗宁 著
李静宜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末日之旅

系列

引路人

[美] 贾斯汀·柯罗宁 著
YINLUREN 李静宜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

亲爱的读者朋友:

本书已入选“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——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”。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,在封底印有“绿色印刷产品”标志。

按照国家环境标准(HJ2503-2011)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:平版印刷》,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、油墨、胶水等原辅材料,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,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。

选择绿色印刷图书,畅享环保健康阅读!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桂图登字:20-2011-001

Original title: THE PASSAGE

Copyright © 2010 by Justin Cronin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引路人 / (美) 贾斯汀·柯罗宁著; 李静宜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7.6

(末日之旅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PASSAGE

ISBN 978-7-5448-4566-3

I. ①引… II. ①贾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7255 号

责任编辑: 张慧芳 文字编辑: 刘盛楠 美术编辑: 严冬 装帧设计: 严冬

责任校对: 张琦锋 责任监印: 刘冬 版权联络: 王燕超
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http: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60毫米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380千字

版次: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2 000册 定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

目 录

第一卷 惨绝人寰的噩梦..... 001

通往死亡的漫漫长途遍布邪行罪恶，

新的惊惧一一出现，

让心一寸一寸凋萎；

每踏出一步，骨头会更抗拒一分，

心灵会筑起怨怼的藩篱。

但有何用？

篱障一一陷落，眼前毫无遮蔽，

掩不去灾祸遍野的景象，

掩不去那历历在目的罪行。

——凯瑟琳·安·波特《苍白之马，苍白骑士》

第二卷 零年..... 233

来，让我们到牢里去吧。

就我们两个，像鸟儿关在笼里，

你请我祝福时，

我会跪下，

求你宽恕。

——莎士比亚《李尔王》

第三卷 最后的城市..... 273

轻柔的歌声寂灭后，
音乐将在回忆中萦回；
甜美的紫罗兰凋萎，
芳香存留在其唤起的感觉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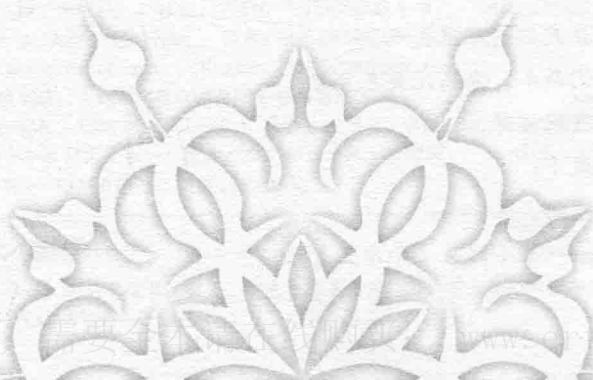
玫瑰凋零之后，
玫瑰花瓣将撒满爱人的床；
而你离去之后，
爱将恬睡在对你的思念里。

——雪莱《音乐，轻柔的歌声寂灭之后》

第四卷 全员注意..... 287

噢，睡梦！温柔的睡梦！
大自然温和的保姆，我是如何吓坏了你。
让你不愿再为我合上眼帘，
让我的意识沉浸于忘河之中。

——莎士比亚《亨利四世》第二卷



第一卷 惨绝人寰的噩梦

通往死亡的漫漫长途遍布邪行罪恶，
新的惊惧一一出现，
让心一寸一寸凋萎；
每踏出一步，骨头会更抗拒一分，
心灵会筑起怨怼的藩篱。
但有何用？
篱障一一陷落，眼前毫无遮蔽，
掩不去灾祸遍野的景象，
掩不去那历历在目的罪行。

——凯瑟琳·安·波特《苍白之马，苍白骑士》

疫前五年至疫前一年

1

远在成为“不知来历的女孩”——活了千年的“闯入之人”、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之人”以前，她只是个住在艾奥瓦的小女孩，名叫艾美——艾美·哈珀·贝拉芳德。

艾美出生时，她妈妈珍妮特十九岁。珍妮特给宝宝取名叫艾美，好纪念在她小时候就已过世的母亲。宝宝的中间名是哈珀，取自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的作者哈珀·李^①，这是珍妮特最喜欢的一本书，老实说，也是她高中时代唯一从头到尾读完的一本书。她原本想用书里小女生的名字给宝宝取名叫斯考特，因为她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也能像那个女生一样，坚强、风趣、睿智，这全都是珍妮特自己没能拥有的特质。可斯考特是男生的名字，她不希望女儿一辈子都得浪费唇舌解释这类问题。

艾美的爸爸是偶然走进珍妮特打工地方的男人，珍妮特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家餐馆当服务生。坐落在公路旁的这家快餐店人称“盒子”，因为店的模样活脱脱就像个盒子：一个摆在柏油路边大大的铬铁鞋盒，后面是一大片种满玉米和豆子的田地，周围几公里之内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家自助洗车店，也就是那种你往机器里喂铜板，一切自己来的地方。这男人叫比尔·雷诺斯，销售联合收割机和采收机之类的大型机械，嘴巴很甜。自从珍妮特替他倒咖啡开始，他就一次又一次

① 哈珀·李（Harper Lee，1926—），美国女作家，以1960年出版的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（*To Kill a Mockingbird*）而闻名。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美国南方为背景，描述白人律师为受诬黑人辩护的故事，1999年被《图书馆期刊》评选为“20世纪最佳小说”。（本书脚注若未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。）

地告诉她，说她长得有多漂亮，他有多喜欢她乌亮的秀发、淡褐色的眼眸与纤细的柳腰，说得真心诚意，完全不像学校里的那些男生，甜言蜜语好像只是为了诱拐她让他们为所欲为。他有辆崭新的庞蒂亚克汽车，仪表板晶亮得像宇宙飞船，皮椅柔软得像奶油。她原本有可能爱上这个男人的，她想真心真意地爱。可是他只在镇上待了几天就继续上路了。她把事情原委告诉爸爸之后，爸爸说要去找他，逼他负起责任。问题在于，比尔·雷诺斯结婚了，是个有妇之夫，这一点珍妮特已经知道，却没有向爸爸说。他在林肯有个家，远在内布拉斯加的另一头，他甚至还给她看过皮夹里的儿子照片，两个穿棒球制服的小男生，巴比和比利。所以不管爸爸逼问多少次，要她说出对她做这种事的人是谁，她始终没松口，她甚至没告诉他那个男的叫什。

说真的，这些事情并没让她太烦心：怀孕没什么好烦心的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；生产没什么好烦心的，虽然痛苦，但很快也就过去了；而添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。她的女儿，她的小艾美。为了让珍妮特知道他决定原谅她了，爸爸把她哥哥的旧卧房改装成婴儿房，也把珍妮特好多年前睡过的那张婴儿床从阁楼上搬下来。到艾美快出生之前，他还陪珍妮特到沃尔玛超市去添购婴儿需要的东西，诸如睡衣、塑料小浴盆之类，他还特地挑了一个挂在婴儿床上方的旋转音乐铃，因为他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小婴儿需要这种可以盯着看的東西，这样才能让他们的小脑袋开始正常运转。从一开始，珍妮特就认定宝宝是个“她”，因为她心里想要个女儿，可是她也知道这不是可以对谁说的事，就连对自己说都不行。她到希达瀑布的医院做B超时，问过那个身穿花卉图案罩衫、拿着小小的塑料杆在肚子上滑来滑去的女人，说看不看得出来宝宝是男是女。那个女的笑起来，看着屏幕上宝宝在珍妮特肚子里蜷起身子熟睡的画面说：“嗯，这宝宝很害羞。有时候看得出来，有时候看不出来，而这一个呢，就是看不出来的。”所以珍妮特并不知道，可是她觉得没关系。她和爸爸清空哥哥的房间，拿下他的旧锦旗和海报——职业棒球明星荷西·康塞柯、名叫“杀手野餐”的音乐团体、百威啤酒女郎——发现墙面褪色斑驳得厉害，于是重新粉刷。依据油漆罐上的标签，他们挑上的颜色叫“梦幻时光”，

既是粉蓝又是粉红，无论最后宝宝是男是女都适用。她爸爸沿着天花板边缘贴上壁纸花边，一排鸭子在水池戏水的重复图案。他还在拍卖会上找到一把枫木摇椅重新打理干净，如此一来，珍妮特带宝宝回家之后，就有地方可以坐着抱宝宝了。

宝宝在夏季出生，如她所愿是个女孩，起名叫艾美·哈珀·贝拉芳德。姓雷诺斯好像没什么道理，因为姓这个姓的那个人珍妮特猜自己再也见不着了，更何况如今有艾美在身边，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。至于贝拉芳德，谁都想不出来比这更好的名字了。这个字的意思是“美丽的喷泉”，艾美也的确就是。珍妮特喂她、摇她，替她换尿布。夜里，艾美因为肚子饿了、尿布湿了或讨厌黑暗而哭起来，珍妮特不管时间有多晚或在“盒子”里工作得有多累，总是跌跌撞撞冲过走道到她房间，忙着抱起宝宝，告诉她说妈妈在这里，妈妈会永远在这里，你一哭，我就马上过来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约定，你和我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我的小艾美·哈珀·贝拉芳德。她会搂着宝宝摇啊摇，直到破晓时的晨光开始给窗帘染上淡淡的光晕，直到她听见鸟儿在屋外的枝杈上婉转清啼。

艾美三岁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珍妮特又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他们说父亲是心脏病，再不然就是中风。这不是任何人需要去深究的事。反正不管是心脏病还是中风，他都在一个冬日清晨准备开货车到升降梯去工作时犯了病，时间只够把咖啡杯搁在围墙上，然后就倒地不起了，而咖啡连一滴都没溅出来。她还是继续在“盒子”工作，可是挣的钱已经不够用了，不够艾美自己用，也不够任何家用，而她远在某处海军基地的哥哥，根本不回她的信。上帝创造艾奥瓦，他总是这么说，好让人们可以离开，永远不再回来。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

有一天，那个叫比尔·雷诺斯的男人走进快餐店。他和以前不太一样，而且改变并不太好。她记得的比尔·雷诺斯——她必须承认，她偶尔还是会想起他，大半都是一些小事情，比方说他讲话时那沙色头发垂在前额的模样，或他喝咖啡前先吹一口，即使咖啡并不烫——

她记得的都是这些事，宛如内心某种温暖的光，让人想要靠近。就像那种小小的塑料棒，只要轻轻一拍，里头的液体就会发光。眼前的是同一个男人，但是那光芒不见了。他看起来老了，也瘦了。她看见他没刮胡子，没梳头发，以前总是梳得油亮服帖的头发，现在乱七八糟。他身上也不再是以前熨得平整的马球衫，而是像爸爸以前穿的普通工人衬衫，没塞进裤腰，腋下污渍，他看起来活像在外面露宿或在车里待了一整夜。他在门口看着她，她跟着他走向靠后方的一个雅座。

“你来干吗？”

“我离开她了。”他说，他望向站着的她时，她从他的气息中闻到啤酒味，还有汗水与脏衣服的味道，“我离开了，我做到了，珍妮特。我离开我老婆了，我恢复自由了。”

“你大老远开车来告诉我？”

“我一直在想你。”他清清嗓子，“很想。我也想到我们两个的事。”

“什么我们两个？从来就没我们。你不能就这样回来，说你一直在想我们两个的事。”

他坐直起来：“呃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现在不就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现在很忙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能这样和你讲话，你得点一些东西。”

“好，”他回答，可是眼睛没看墙上的菜单，只一个劲儿地盯着珍妮特，“我要芝士汉堡包。一个芝士汉堡包和一杯可乐。”

她写点单时候的字歪七扭八的，她知道自己快哭了。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一个月……一年没睡觉了。沉甸甸的疲累只靠她意志里最稀薄的那一丝银质支撑着。有时候她会想在人生里完成一些事情——剪掉头发，或是拿到毕业证书，开一家小店，或搬到真正的城市，比方说芝加哥或得梅因，租间公寓，或交几个朋友。她心中不时浮现一幅画面，看见自己坐在一家店里，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，是秋天，屋外很冷，她独自坐在窗边看着书。桌上马克杯里的茶冒着热气。她抬头望向窗外，看见她所在的城市街头上人来人往，人们裹着厚重大衣与帽子；她也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窗上，和屋外的人影交叠着。可是，此

时此刻她站在这里，这些意念仿佛完全属于不相干的另一个人。现在有了艾美，大半天生着病的艾美，不是因为感冒，就是因为珍妮特到“盒子”上班时间送她去的那间脏兮兮的托婴中心而闹肚子。她爸爸就这样死了，像是掉进地面陷阱里那样突然死了；而比尔·雷诺斯坐在餐桌旁，仿佛只是离开了一会儿，而不是四年。

“你现在干吗来找我？”

他凝神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摸摸她的手背。“待会儿和我碰个面，拜托。”

最后他和她与艾美一起住在那栋房子里，她说不上来是她开口邀他搬进来的，还是怎么回事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她都马上就后悔了。这个比尔·雷诺斯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离开老婆和儿子，穿着棒球服的巴比和比利，把他们全丢在内布拉斯加。那辆庞蒂亚克车没有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一切都完了。“经济不景气成这个样子，”他说，“什么东西也没人买。”他说他有个计划，但是她唯一看见的计划是她去上班时，他坐在家什么都不做，不照顾艾美，甚至连洗一下早餐盘都不肯。他搬进来三个月之后第一次揍了她；他喝醉了，动手之后就大哭，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有多抱歉。他跪在地上，哭哭啼啼的，好像是她对他做了什么似的。他让她一定要了解，这一切有多苦，他人生的变化远超乎任何一个男人所能忍受的极限。他爱她，他很抱歉，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，永远不会。他发誓，永远不会再这样对她或对艾美。到了最后，她听见自己说她也很抱歉。

他为了钱揍她，冬天来临之后，她银行户头里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付给卖燃油的人，他又揍她了。

“该死的婆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沦落到什么地步了？”

她坐在厨房地板上，双手抱头。他揍她，出手很重，打得她整个人站不稳。真是好笑，她坐在这里，看见地板脏兮兮的，到处都是污渍，柜子底下通常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团团灰尘和天晓得是什么的东西。她有一半心思在注意那些脏东西，另一半的心思却在对她说，你脑筋不清楚啊，珍妮特，比尔揍了你，把你脑袋的线路给打断了，你竟然担心起灰尘来了。这个世界的声音也变得有点好笑了，艾美在楼

上看她房里那台小电视，珍妮特可以听见电视的声音，仿佛在她脑袋里播放似的，《紫色恐龙巴尼》主题曲和一首刷牙的歌，然后，她听见一辆油罐车驶远了，引擎轰隆隆地转下车道，开上县道。

“这不是你的房子。”她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。”比尔从水槽上方拿出一瓶老鸦威士忌，倒了一些在果冻罐里，虽然这时才早上十点，他坐在餐桌旁，但没跷起腿来坐得更舒服一些，“也不是我的油。”

珍妮特翻过身，想站起来，却办不到。她看着他喝酒，看了一分钟。

“滚出去。”

他大笑，摇摇头，又啜了一口威士忌。

“真好笑，”他说，“你都坐在地上了，竟然还敢这么对我说。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滚出去。”

艾美到厨房来。她抱着走到哪里都带着的绒毛巴尼，穿着珍妮特在超市买的连身裤，上身绣着草莓图案。一边的裤带掉了，垂在腰上。珍妮特知道一定是艾美自己扯掉的，因为她要上厕所。

“你坐在地上，妈妈。”

“我没事，亲爱的。”她站起来表示没事。她的左耳嗡嗡叫，像是卡通影片那样，仿佛有群鸟儿在脑袋里飞转。手上有一点血，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。她抱起艾美，想办法勉强挤出微笑说：“看见没？妈妈只是吃了药，没事的。你要上厕所吗，亲爱的？去嘘嘘？”

“看看你，”比尔说，“你应该看看你自己的德行。”他摇摇头又喝了一口酒，“你这个蠢婆娘，她搞不好根本不是我的种。”

不知道是听见这句话还是看见妈妈的血，小女孩哭了起来。

“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？”比尔说，然后转头对艾美说，“别哭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吵架呀，就这么回事。”

“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走。”

“不然你要怎样，你说呀，你连油桶都灌不满呢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可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”

艾美开始哭号。抱着她，珍妮特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液体流过她的

腰部，小女孩尿出来了。

“行行好吧，叫她闭嘴。”

她把艾美紧紧抱在胸前。“你说得没错。她不是你的。她不是你的，永远不会是。你不走，我就打电话报警，我发誓。”

“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吧，小珍？我是说真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打电话，我这就打电话。”

于是他站起来，乒乒乓乓地走过屋子，拿起他的东西，丢进几个月前装着带进这屋子里来的那几个硬纸箱。她当时脑袋里在想什么啊？他竟然连个像样的行李箱都没有？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把艾美抱在膝上，看着炉子上的时钟，数着一分一秒，等着他再次踏进厨房来揍她。

但是，她却听见大门开了，他沉重的脚步踏上门廊。他进进出出几趟，搬走纸箱，门敞开着，冷冽的空气灌进整个屋子。最后，他走进厨房，鞋底在地板上留下一行雪印。

“好，好，你要我走？就走着瞧吧。”他从桌上拿起那瓶老鸦威士忌。“最后的机会。”他说。

珍妮特什么都没说，甚至没看他一眼。

“那就这样了，很好，你介意我再喝一杯上路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珍妮特伸出手，把杯子往厨房的另一角扫去，她张开的手掌仿佛乒乓球拍一般把杯子砸了出去。在出手前半秒钟她才意识到自己打算干吗，她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玻璃杯撞上墙面，发出空洞的闷响，跌落地板，没破。她闭上眼睛，把艾美抱得紧紧的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玻璃杯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似乎是房里唯一的动静，她可以感觉到比尔的怒气宛如热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

“你等着看这世界能给你什么吧，珍妮特，你记住我说的话。”

于是，他走出厨房，走了。

她尽可能筹出钱来付给卖油的，然后把暖炉调低到十摄氏度，让油可以多撑一段时间。“看，艾美宝贝，我们好像到远处去露营呢。”

她给小女孩的手戴上手套，头罩上帽子，“看吧，现在不冷了，没那么冷。就像去探险一样。”她们睡在一起，身上盖着一大堆旧被子，房间里冷冰冰的，她们呼出的空气在面前凝结成雾。她找了个晚上的工作，去中学打扫，把艾美留给隔壁的妇人照顾。但是邻居生病住院之后，珍妮特只好把艾美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她告诉艾美要怎么做：躺在床上，别开门，闭上你的眼睛，不知不觉我就回来了。她等到确定艾美睡着之后才溜出家门，然后快步走过积雪的车道，到她停车的地方。她没把车停在门口，这样艾美才听不见她开车的声音。

但是有天晚上她犯了错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。她和另一个一起工作的女人到外面抽烟的时候，告诉了那个女人。珍妮特向来不喜欢抽烟，也不想花这个钱，但是香烟能让她保持清醒，如果没有抽烟的休息空当，一整个晚上也就没什么好期待的，只有刷不完的马桶和拖不完的走廊。她告诉那个名叫艾丽斯的女人，要她别对任何人说，她知道把艾美一个人留在家里是会惹上麻烦的，但是，艾丽斯当然没听她的。她马上去找工头，工头当场开除了珍妮特。“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是不对的。”他在办公室里对珍妮特说。位于锅炉旁的办公室大约只有十平方米，有张凹痕累累的铁桌，一把绒毛翻翘起来的旧安乐椅，墙上挂的月历甚至不是今年的，里头的空气总是又热又闷，让珍妮特几乎无法呼吸。他说：“算你走运，我不打电话告发你。”她很不解，什么时候她已经变成可以让人指着鼻子说这句话的对象了，而且他说得还没错。他向来对她很好，或许她可以让他了解她的处境，可是她累得不想说话。她收下她最后的一张工资支票，开着那辆旧车回家。那辆车况极糟的起亚是她念高中时买的二手车，当时就已有六年车龄，没开多久就摇摇欲坠，开上柏油路面的时候，她甚至可以从后视镜看见螺丝和螺帽蹦蹦跳跳的。她在超市停下来，买了一包卡普里香烟，结果引擎就发动不了了。她开始哭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足足哭了半个钟头。

问题出在电池上头，席尔斯百货一个新电池要价八十三美元，但是当时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去上班，结果丢了她在“盒子”的工作。她身上的钱只够她们把东西装在比尔留下的杂货袋与纸箱里离开。

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，房子里空荡荡的，水管结冰，像熟透的水果那样爆裂开。春天来临后，自来水日日喷个不停，直到自来水公司发现没人付费、派几个人来把水停掉为止。老鼠们乘虚而入，一场春季雷雨砸破了楼上的窗户，燕子也来了，它们在珍妮特与艾美怎么也睡不暖的卧室里筑巢，没过多久，整个屋子都是鸟儿的啼鸣与味道。

珍妮特在迪比克找了一份加油站上晚班的工作，她让艾美在后面的房间里睡觉，但后来被老板发现了，要她走路。当时是夏天，她们睡在起亚车里，用加油站后面的厕所梳洗，所以离开也只不过是开车上路罢了。她们在罗彻斯特珍妮特的朋友那儿待了一阵子，那是她在高中认识的一个女孩，在罗彻斯特念了个护理学位。珍妮特在朋友工作的那家医院找到一份拖地板的工作，但只能拿到最低工资，而且朋友的公寓太小，没法收容她们，所以她又搬到汽车旅馆去。可是没有人可以照顾艾美，那位朋友没办法替她看小孩，也不知道有谁可以帮忙，所以最后她们又住到起亚车上了。那时是九月，空气中已经带着寒意。收音机整天谈着战争。她往南开，一直开到孟菲斯，然后起亚车永远报废了。

开奔驰车载他们的那个男的说他叫约翰——骗人，她猜，从他说话的模样她就猜得出来，活像小孩子编故事说是谁打破灯泡似的，在开口之前先打量了她一番。“我的名字叫……约翰。”她猜他大约有五十岁，但她并不太会判断这些事情。他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，穿着合身的黑西装，很像殡仪馆的人。他一面开车，一面从后视镜看着艾美，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，开始问她从哪里来啦，她喜欢什么啦，怎么会到田纳西州来的。这辆车让她想起比尔·雷诺斯的庞蒂亚克，只是比那辆更好。关上车窗，你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音。座椅也好软，让她觉得好像坐在一盘冰激凌里。她觉得昏昏欲睡，等车子停进汽车旅馆时，她根本不太在乎会发生什么事。这似乎无可避免。他们所在之处靠近机场，地势平坦，和艾奥瓦一样，在暮色之中，她看见飞机的灯光在田野盘旋，画出平缓寂寥的弧线，宛如射击场上的标靶。

“艾美，亲爱的，妈妈要和这个好心人进去一下，可以吗？你看

你的图画书吧，亲爱的。”

他很有礼貌，自己打理好一切，叫她宝贝之类的，离开之前，在床头柜上留下五十美元——足够珍妮特和艾美找个房间过夜。

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。

夜里，她把艾美锁在房间里，打开电视，弄出一点声音，然后走到汽车旅馆前面的公路上，就只是站在那里，但时间不会太久。会有人停车，永远都是男人，一旦谈好条件，她就带他回汽车旅馆。她先让那个男的在房间外面等着，自己进房里，把艾美抱进浴室。她拿备用的毯子和枕头在浴缸里替她弄好一张床。

艾美六岁，很安静，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响，但珍妮特还是叫她看书，把同样的几本书让她反复再看几遍，或者数数儿。有一回她们一起看《幸运转转》，节目进行到赢得大奖的女人要花掉赢来的钱时，小女孩知道她可以买什么，她负担不起墨西哥坎昆的假期，但可以买起居室家具组，然后还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双人高尔夫球组。珍妮特想，艾美真是聪明，可以算得出来，或许不只是聪明而已，她想艾美应该去上学，可是她并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学校。这一带都是汽车修理店、当铺，以及像她们住的“超级六号”一样的汽车旅馆。旅馆老板看起来有几分像猫王，不是年轻英俊的猫王，而是有点年纪、有点胖的猫王，一头汗腻腻的头发，厚厚的金边眼镜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活像在水族箱里游泳的鱼。他穿着一件纱缎外套，背后有道闪电图案，以前猫王也有一件。他多半时间都坐在柜台后面的办公桌玩单人牌，用一根塑料烟斗抽小雪茄。珍妮特每周用现金付房钱，如果她肯多付五十，他就不跟她啰唆。有一天，他问她有没有什么防身的东西，她或许想向他买把枪。她说当然啦，多少钱，他说要一百美元。他拿一把看来像生锈的点二二小左轮枪给她看，她在那个办公室里把枪拿在手里，感觉起来不太有分量，更别提要拿来对着别人开枪了。可是这把枪很小，可以放进她到公路上随身带着的皮包里，她想，有把枪应该也不赖。“小心，别乱指啊。”经理说。珍妮特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怕，那就应该管用，你卖掉一把枪了。”